

丘 峰 温文认 钟 纓 选编

· 幕 · 那篇春的诗 · 丈夫
· 陡削的山坡 · 遗爱 · 水
东流 · 移民 · 活在上

新加坡、 马来西亚 华文小说 选



新加坡、
马来西亚
华文小说
选

丘峰 温文认 钟纓 选编
学林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欧阳文彬

封面设计：王 俭

新加坡马来西亚华文小说选 丘峰、温文认、钟纓选编

学林出版社 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

发行所 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3.25 插页 2 字数 272,000

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—4,000册

书号 10259·030 ISBN 7-80510-14-4/I·3 定价 2.75元

前 言

海外华人(华侨、华裔)总数在二千万以上,他们用华文创作的文学作品,是华文文学的重要部分。

三十多年来,对海外华文文学的介绍、研究极为不够。近十年间,这一状况有了改变,特别是对美洲华文文学的评介有长足进展。但对华人众多的广阔的东南亚地域似乎还没有足够重视,国内至今尚未出版过这一地区的华文文学集,这对我们了解该地区的华文文学不能不说是个缺陷。

因此,我们有心在这方面做点工作。新加坡作家怀鹰先生对此十分赞同,他积极地与新加坡、马来西亚各地区的作家联系,收集了大量的作品和有关资料,为我们的选编工作提供许多方便。限于篇幅,我们只能从几十位作家的上百篇作品中择出这七篇小说,介绍给国内读者,希望读者能从中了解新加坡、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状况。

本书所选的新加坡、马来西亚六位作家的作品,从各个不同侧面反映了这两个国家的华人生活,写他们生活的艰辛,他们的欢乐、甘苦、爱情、奋斗和追求,色彩斑斓,引人入胜,异国风情,绚丽如霞;难能可贵的是,这些作家在作品中描绘了这两个地区的华人生活习俗、文化生活等与他们的祖先居住地——中国的深厚的渊源,行文中流露出对祖国的眷恋之情,读来感人之至。

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的华文作家,有不少人都有过曲折的

448 83/05

经历，许多人来自下层社会，现在还有不少作家仍在当工人或农民，对社会炎凉世态有亲切感受。他们的作品多写下层工人、农民或知识分子生活，他们在创作中坚持现实主义，反映社会，反映时代生活，作品有较深厚的生活基础。在艺术上，许多作家努力寻求技巧上的突破，表现出他们严谨的创作态度。

我们在选编过程中，得到了新加坡、马来西亚众多作家的热情帮助，大马作协(华文)主席原上草(古德贤)先生给我们以帮助；特别是新加坡国家电视台的怀鹰(李承璋)先生，在搜集资料方面花费许多心血；学林出版社的同志克服种种困难，毅然决定出版这本书，我们相信此举会得到国内外作家们的赞赏。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。

愿华文文学兴旺发达，有更多更好的作品不断问世。

选编者

1987.5.23日

于上海

目 录

幕.....	[新]孟 紫 (1)
那篇春的诗.....	[新]蔡叔卿 (97)
丈夫.....	[马]雨 川 (121)
陡削的山坡.....	[马]雨 川 (129)
遗爱.....	[马]孟 沙 (136)
水东流.....	[马]原上草 (202)
移民.....	[新]怀 鹰 (223)
活在世上.....	[新]吴 登 (283)

幕

孟 紫

—

红灯亮了，在闹市的烟幕中。

丁克笙握紧煞车“牙”，脚踏车前轮压在白线上，不偏不倚。脚尖点着沥青地，挺直腰。岔路转角香烟摊前，一张白纸红字海报霸道地跨过水沟：交通工潮僵局。蓦然想起山寨土匪凶神恶煞的剧照。丁克笙无可奈何，盯了它一眼：罢吧！罢吧！沦陷期没工可做，现在有工偏不做！好在有这辆雷历牌脚踏车：名驹一匹，没巴士更好！少烟幕！少车祸！

噫——！

丁克笙下意识地缩缩肩，转头。呼！险些儿让她擦着大腿。这妞儿可真粗线条。她飞快地吐吐红舌尖，象只小红鱼突地冒出水面，一瞬，不见了。稚气未泯的小动作比一百句道歉更有效。他回她一个“没关系”的浅笑。心中也如那舌尖般突的一跳。绿灯了，她一马当先冲了出去，抛下哑谜让他胡猜。

好面善，谁？美芳的同学？邻人？表弟的女朋友？……或者是梦里见过？

他翻遍记忆的箱，象在找一件根本没摆进去的爱物。两道宽厚的黑眉打了死结。回想她的容貌吧？五官怎样？没印象！只有几道光：白的、黑的、热的光，如烟火、如殒石，一闪，瞬息消失，——非看她一个清楚不可！

丁克笙撑起身猛踩“爬特”（脚踏器）追上了。

一张没有颧骨的脸；没曲线、没特征。1形鼻，不象丝瓜南瓜或甜瓜苦瓜，说是未完成的石膏雕嘛又有点不忍。刚才那舌尖突的一吐，减掉三几岁。女大十八变，不用愁！——他没来由地舔舔两片唇。

她上身笔直地向前倾斜，不象一般人骑车时那样躬肩佝背。她后脑心一个H字大发夹，跟夹住的长发都在闪熠熠的，（H是姓还是名？）顽皮的发梢在她藕色的肩角蠕动。是学生？学生不准留长发！是店员？怎这么早上班？是看护？白制服怎没短袖？是……？

哎！猜什么？是她娘的宝贝，总对了吧？

她觉着他的注视了呢！不然怎么使劲冲锋？哎！小心！一辆汽车呼啸而过。他捏了一手汗。她竟没放慢，一转，进横巷。依然同道，真巧！忽见她转头来。是看这“阿飞”有没有追她？噢！转进校门了！

是她！妙极了！这妞儿是老天送来的！

昨天校长给他看照片和履历时那神气比选中电影红星当儿媳还得意。偏他老又没一丁！难道……？哼！这么多疑！不不！是好奇！

“……艺术专才，N校高材生，我的同学和知己：贺群！”许来雁，向来木讷的矮冬瓜，大约昨晚在大镜前预演过，这当子她给几个同事介绍时竟能一气呵成。

丁克笙一逗咬住个笑：她俩一个壮臂粗腰，一个修长细挑，确是喜剧的主配角。

贺群半躬着身瞟许来雁一眼，语诙谐、声清亮：

“什么川菜粤菜！根本是杂菜！你等着看我的课程表吧！各位请别见笑！她呀，喜丧队里的西乐班头手喇叭先生！哈哈！”说罢，她又突的吐一吐舌尖，身一扭，避掉来雁的掌。

丁克笙蓦地一阵晕眩：昨晚又与美芳接吻。若换作她，该是什么滋味？这尖尖的舌！

两个大孩子没机会嬉闹，金校长已躬身闯进门，直对贺群扬起无毛的眉骨点头道：

“贺先生来啦！很好很好！都认识吧？”

贺群忙挺直，收敛笑容，颌首道：“一两位。”眼一扫，见每张脸都已拉下灰面罩。金校长一一介绍时，她就变成答话机：李先生！你好！劳先生！久仰！胡先生！请指教……！

来到丁克笙面前了。克笙刚刚抑平的心声突然停止了一拍，再卜地急响起来。见鬼！他说了“得力助手”，她怎说“失敬失敬”？不管是亲是近，先握握手才要紧！掌心油热！她手一抽，脸上掠过一丝异彩：不是红的，象皎洁的明月上飘来一缕薄云。她一转身，薄云抛到他急跳的心扉上：不妙！今早唐突佳人，她必当他是登徒子！这时校长的铜锣再响：

“饶国美先生，我内人，教务兼训导主任，×大学教育学

士!”

也许由于介绍词特别长而且来头不小，也许因他对太太又内人又先生的怪称呼，使贺群一肚子俏皮细胞雀跃起来，跳上嘴角，跳上眉梢；当她一转身与刚跨进来的饶国美打个照面时，她就无声地笑将起来。红通通的脸上每一个毛孔都在闪动，象个水晶球反射着阳光，水灵灵的双眸光芒流漾，飘荡到众人眼里，似乎在嚷：笑呀！你们怎忍得住？她那咕咕的笑声，咬在两片薄薄的看似透明的唇里，教人担心那笑声就要迸发出来。她的笑那么残忍，残忍得饶国美浑身不自在！她的笑屠教丁克笙忘了刚刚的迷惘，肚子就咕咕地响应起来。

借着她看似无声实有声的笑，丁克笙仔细地研究起饶国美那张向来慑服学生教他不敢正视的尊容。她也在笑，笑得五孔只剩一张嘴。那对眉眼不笑时就如上品的“糯米钱”——龙眼的核。那个上额教他想起一句古老的方言：三天大雨淋不着眼皮。那个鼻子是刚搓捏好，就被饿狼咬一口再连皮带骨舔了去，只留两个朝外的洞洞。那下巴是他家那支用久了的短鞋抽。她没脂粉的脸皮正如隔三天的面包皮。不必化装师费神，她这笑容上舞台，所有的丑角都得滚下来。许来雁要为她捡拖鞋都没资格！哈哈！

都笑够了。饶国美说：“贺先生年纪最轻，天真烂漫，真有趣！”丁克笙暗给她下个脚注：可气！天生人不公平，好看的讨人喜欢的全安到她脸上去！老家伙怎还对她笑咪咪？教务课向来是总机房，这些齿轮怎么让她一来就作反？该死的丫头！

钟声当当，敲掉众人的笑容和冥想。

贺群跟在校长背后走，又噫噫地偷笑，这回没吐舌尖吧？

丁克笙见她扣动着肩向许来雁努嘴扮鬼脸。是想摸校长背上的单肉峰，看看里头藏着多少红钞票吧？他悄声问：骆驼侠怎那么高兴？李敬华耸耸肩，问许来雁怎介绍她来，没告诉她这黑幕层层？来雁点头：是她自己进来的，要来磨练磨练。

丁克笙忽然又心彭彭响：好戏就要开锣，到谢幕时，将会演出多少高潮？他瞪贺群一眼，她正巧朝过来，四目交投如闪电。

操场。学生队伍都象新兵般整齐肃静。金校长夫妇劳苦功高。每个抬起的下巴都是待哺的乳鸽。无数小眼射出的细箭缀成无形的幕，教贺群看不清他们原来是备填的鸭，也没注意到丁克笙那盎盎然的眼写着什么。她笃定地站着，一副洗耳恭听的神态。

金校长的训话训来训去都是交费交费交费。丁克笙那黑浓眉锁成一把黑。贺群已经咽下几句讨厌，正要掀起回忆的幕去想些有趣的事，听得自己大名挂在校长嘴里。叫我讲话？没准备也不会来啦！她跨上台，一脸装满红太阳：

“大家好！还没上过课，不晓得哪个值得赞，哪个应该骂，我实在没话可说。要来谈社会吗？社会太大。我所见的事物都很模糊。这个世界到处是烟，是幕，我还没有看清楚。要谈教育吗？社会正是社会大学，我自己只进过中学，还不够大。记得中学老师常常训话，有的话好比晨钟，铛铛几声，

耳鼓里就闹哄哄；有的长过老榕树的气生根。在我记忆中最好听的，每位都讲过而且人人听了都会鼓掌的话，就是‘完了’。现在让我再把这句话送给大家！完了，谢谢！”

丁克笙扑嗤一笑，赶紧向后转，不晓得别人作何感想。这妞儿这么嫩竟懂幽默！听得她笃笃声跨下那三级木讲台，他倏地转身，在如潮的掌声里抛个笑眼过去。贺群却没有看见他，只凛凛然瞅住跨上台的饶国美。

虽然掌声热烈，贺群这里仍心波起伏。第一招就来势凌厉，本来打好的腹稿临时腰斩，是怯场，也是反抗！幸亏几年中学在每周级会上把脸皮练老了。可气自己不听来雁的阻止。好吧！既来之则安之，水来土掩，且看教育学士的招式！

啊？这是哪种语言？她不觉长眉蹙成一把弓！嘴里涩涩威威，华语？她赶紧在脑海里捞起方言翻译手册，把一句一字意译过来！真佩服这些小瓜！果然一代胜似一代，竟个个嘴开开眼丁丁，南腔北调全往肚里吞！也好，至少语音这一项她找不着我的碴！一抹放心的笑掠过嘴角，眼一溜，又触着丁克笙放肆的凝视。她咬一咬牙，想眦他一眼，忽然转身。这家伙是友是敌？先向来雁探一探才决定。假使他是校长的帮凶才整一整他；否则，就得把他争取过来做一枚举足轻重的棋子。此番来，一方面也为了“加盟”于受逼害的来雁。据说，他并没有谄上凌下过。内幕如何？且拭目以待！

一队小瓜走出去了。贺群在队前领着，几个在队中的吱吱喳喳。

她掉过脸，竖起食指没开口，只摸摸一个个小黑头，就

摸掉他们的聒噪。丁克笙因自己刚刚的失态不敢上前帮她，见她这一招，不觉暗叫惭愧。原来那些装满羞怯与喜悦的小脸，正是他去年的小苦瓜！再看看劳丽娇领着的一队，全是他去年的优等生。马屁精确实名不虚传！

学生全进教室了，第一节他没课，却在温习刚才的那一课。女孩子原来种类多：美芳的娇媚、来雁的忠厚、丽娇的狡诈、贺群的——该怎么形容？调皮？勇敢？诙谐？不简单哪！他忽然发觉自己没法安静下来准备下一节的课而烦躁起来！

他象个不知足的儿童，穿着一身漂亮的新衣走进了服装店，才发觉玻璃柜里的衣裳才是最合适最漂亮的，就把手伸进裤袋，却只摸着空空的钱囊！不觉后悔起来，早知道……！

他在椅子上白白地楞掉一节课，到钟响，没发觉校长几次出出进进时抛来探视。

二

这校舍其实只能算半座。楼上是金校长宝眷的暖窝，师生的禁地。只丁某曾作入幕之宾，个中内幕也只有他自己晓得。

本来编课程表是教务主任的“特权”，不料它竟莫名其妙地落到他手里。金校长先给他高帽一顶，然后以主任政躬违和为经，开学日近在眉睫为纬，织成天罗地网把他逮住。他略事谦虚，校长就开了空头支票一纸，明谕他为拜相荣升的候选人，倘有一朝校长擢升为董事，搞他的建校鸿业去，那他就能够驾轻就熟，造福莘莘学子，

丁克笙本来也有些许在野的雄心，所谓学而优则教，教而优则“长”。堂堂男子汉，怎可终身在人麾下？在金校长麾下每学期流动的济济人才之中，幸获宠幸的，除了年轻英俊的丁克笙，只得劳丽娇一人，而她却是饶国美的金兰姐妹，所以一不沾亲二不带故的他，一丝半缕的洋洋自得是情有可原的。

好吧！承情错爱，勉为其难，编就编吧！他磨磨蹭蹭，呕心沥血三四天倒大功告成。这期间，饶国美果然没露过脸。只有金小姐玉凤女代母职，老在左右帮这帮那，鬼知道她对这陌生事怎这么兴趣，老把一个蜂窝头钻到他鼻尖来看他工作？一会儿说：这节不行，我妈得午睡；那节不好，礼拜六早上我在家，唱歌太吵！这还不打紧，最教丁克笙心不在焉的是她那个U形大领，头一低，里头就一览无遗。幸亏他心中有个美芳花容月貌体态窈窕，不然这课程表要想编下去，恐怕得先探“裸呈”表。

为了慰辛劳、谢忠臣，金校长降旨，“小”请一顿家常便饭。不管他“大”便饭“小”便饭，最要紧能填满他的空肚肠。——天天假期加班，连杯咖啡都得掏腰包。金校长是连一个镍币落地都弯腰（其实不弯腰也成）挖起一撮泥的“经济学士”！

他俩一登楼，小姐马上换新装。一袭宝贝娃娃式绉纱红袍上部太宽下部太短，滑溜溜地比象牙筷夹鸡旦还不稳。

金校长那厢火眼眈眈，更弄得他酸汗当鸡汤。食不甘味，席不暇暖，他三口两拨囫圇吞下。饶国美及时递过香喷喷湿手巾。他赶紧告退，不想去碰那杯乌龙茶。小姐礼多人不怪，款摆蛇腰送下来，不醉而红的粉脸一迳在送秋波，吞吞吐吐诉苦情：老顽固不许她交男朋友，除非是能帮他办“学”的人。

言外之意，教他险些儿呕吐“小”便饭。她还旁敲侧击，探出他祖宗十八代，暗谕他时常上楼来。

从此，楼梯仿佛站着个白无常，丁克笙再也不敢望一望……

这天放学，校长传下金牌：请留步。

丁克笙计上心来，搬出作文从头改。饶国美说：你来帮个忙，检查各班作业簿，有问题的才交上来。他婉辞推却，说怕同事不满。校长眦目撅嘴：“这学期少给你两节，懂不懂？”克笙恍然大悟，原来代编课程表不算工作！两节课当然不会白空的！

那天回家，太阳早已上眠床。礼里牌铁马两个轮在唧各唧各不息地嘲笑！阿木林，世间有几个？漆黑的夜幕中，忽然想起贺群的演说：这世界到处是幕……

三

清早。

贺群踩着雌铁马，一张圆脸象朵出水芙蓉。钉铃两声，丁克笙冲到，一句早安喊得价响。她劈头就问：“驼侠昨天出招，你晓得么？给我下马威，说学费五号就得交，收不齐的，教员得先垫，哼！”说罢，一手搔车一手揩汗。

他只好说那是“开国皇历”。

“哦？”她冷笑道：“也算新见识，原来当学店雇员还得下本钱，早知道——”

“你就不来，对不对？”

“那倒不是，我就是特地来领教黑幕的！”

“那你总有一天会后悔！”

她一摔头：“我的字典里从来没‘后悔’这个词！”说罢猛一蹬，冲出十余码。后悔的是他，不只刚刚的话，他要后悔的事多矣，当前的还来得及，追！

她回头来：“饶矮婆查簿子，豁免你的？”

“哼！我查你们她查我！”说得不轻。“她的字典里没有‘豁免’这个词。”

“哦？”她吐一吐舌尖：“对不起！我误会了，请你不要介意！啊？”他乐得好象登上七重天。

看过一出影片里，女主角动辄伸出两寸长舌，使他极厌恶，老想起“长舌妇”这个词，没想到贺群这闪电般一丁点舌尖，每次都挑起他的心波。再次见着这只湖面突地冒出的小红鱼，克笙要是小鸭必会往湖里钻。是猫，也会垂涎三尺，他不想入非非么？

昨晚与美芳一再接吻，心里却在假想它是小红鱼，她却毫不知情，还以为他是真心，迷汤直灌得他兴味索然……

“哎？还在生气啊！这么小器！”她摔头要拐岔路，他赶紧喊：“贺群！等我！”她转头看他一眼。“对不起！刚才你说什么？请再说一遍。”

“好！假使我猜错，你就当我没说过，啊？”

他忙点头，诚心诚意地。

“我发觉，矮婆看你的时候，眼色怪怪，有点儿象那岳母看女婿那样，和她看李敬华不同。”她两眼朝前，到说完都没转去看他。他盯着她一头黑长发，故意说她没猜错。

她倏地转过红脸来：“你，打算当驸马爷？”

他抿嘴暗笑，开心地研究她双眸里游移的光芒，一股男性的自满泛滥心头：她妒忌了！有意思！再逗她一逗，说金玉凤比她父母好。

她唬的一声，扬长而去。他意气风发，妙哉！情窦初开总是掩藏不住的！象一湖平静的清水，轻轻一吹，就荡漾开来。他不仅要再三去吹，还要做水鸭去埋头狂饮，即使掉了下去，即使溺水而毙，永远躺在湖心底！

呃！不好，美芳要是知道，必会去跳海。贺群要是湖，美芳只是一泓死水；贺群要是一杯清水，美芳却是一碗盐水！怎么办呢？

贺群确是一湖清水。

孩子们见着，不会游也要浸一浸。

上课，一板之隔，彼方时时哄堂，学生抢着答抢着问，师生乐成一片。饶国美绷着债主脸站在门外监视。她仍谈笑自若，只说：轻一点，轻一点，别班在上课。

下课。

别人直冲教室，吹电扇喝咖啡，去坐一坐那张有靠背的木椅，她仍逗留在课室里。丁克笙借口监护员有巡视教室的任务（看哪些小孩没去光顾校长的文具摊），他踱进她的课室，想望望她的苹果脸止止他心头的渴。她还坐在学生桌上——这学校向来不设教师椅。据说，教师坐下就是偷工减料；站，才有精神，才能够眈眈虎视每个教学对象。除了贺群，别的教师当然也犯过“偷坐”罪。不过，她“犯罪”的时候多在下课，象现在一样。见丁克笙进来，她抬起两只“你来干什么”的眼，没开口。